

國朝諸臣奏議

十一

諸臣奏議

帝繫前

皇后下

上 仁宗論廢鄭皇后

段 少連等

臣因義激心以職獲譴天地容載蒙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
情有所未達鬱悒之志敢不盡陳之初聞非時召兩府大臣
議 皇后入道一日之內都下喧然以為 皇后母儀天下
固無入道之理翊日又聞兩府列狀乞降后為淨妃臣與孔道
輔范仲淹等恐詔命一行難於追復是以羣詣殿閣上疏而
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止令就中書商量宰相雖知其
誤然猶責臣等不覆率易故道輔仲淹斥守外郡臣等例皆

臣等

一

九

蒙罰伏以 陛下親政以來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無不
懽忻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閣遽行黜責中外皆以為非 陛
下意蓋執政大臣假 天威以黜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
也望熟思其事使讒慝不行忠邪有別則天下幸甚又伏觀
戒諭自今有封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羣詣殿門對且伏閣
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絕之則 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放進而
言者况道輔仲淹端正敢言素為姦邪所忌以言事而黜之
恐姦邪得志而翱翔方正望風而竄公矣昔唐陽城王仲舒
伏閣以雪陸贄之罪崔元亮叩殿陛申宋申錫之冤當時稱
之今 陛下未忍廢出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
史敢廢伏閣之事 而默默乎 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為阿



黨乎忠亮乎幸財赦之

明道二年十一月一日
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 仁宗論廢后有不可者

段 少連

臣聞高明粹精凝德無累者天之道也然氣侵蔽翳晦明偶
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夫德者君之體也治陰陽者臣之職也
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不浸涵德澤而氣侵蔽翳
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由大臣懷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
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哉誠以秉愛君之心竊痛陛下履
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成不忍之忿又積不遠之復
臣是以瀝肝膽披情素為陛下澄清氛侵蔽翳之累易曰
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詩一刑一寡妻以御于
家邦若然則君天下修化本者必自內而刑外也昨者二府

大臣忽然晚出民間喧傳 皇后被譴而入道矣又傳降為
妃而離宮廷矣臣與道州等皆在言職以謂 皇后母儀萬
方非有大過而動搖則風教陵遲况聞入道降妃之議出自
臣下且妃后有罪出則告 宗廟廢則為庶人安有不示之
於天下不告之於 祖宗而陰行臣下之議者乎且 皇后
以小過降為妃則臣下之婦有小過亦當降為妾矣比抗章
請對不蒙賜召豈非姦邪之人離間 陛下邪臣等赴中書
時執政之臣備言 皇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妃
兼云有上封者慮 皇后不利於聖躬故築修高垣置在別
館臣等備言中外之議以為未可願速降明詔復中宮位號
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 中宮有過掖廷具知特示含容

未行廢黜置之別館俾自盡一循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嘗
黜置別館為后平為妃乎如書不言安所取信伏以陛下
立后一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措紳循
默無敢為陛下言者臣所謂氣稜蔽擊以累聖德者蓋臣
職有曠矣夫 皇后動搖有不可者二執政之臣獨不念
之且內外臣寮以至戚里皆謂覬覦之心或進女口以希選
納或巧事寵愛以結內援則使陛下惑女色而亂紀綱紀
綱之亂變故以生社稷可得安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
人行則得其友斯大不可者一也 陛下舉事為萬世法苟
因掖庭爭寵遂行廢后則何益書史策而示子孫况 祖宗
已來未嘗有廢后之事詩云 奕念爾祖聿修厥德斯大不可

四六一 卷二十八 三 未

者二也臣竊恐姦佞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誚惑
陛下且漢武驕奢淫佚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為人臣者
當致君堯舜豈當致君如漢武哉今 皇后置在別館必恐
懼修省且陛下仁恕之德死於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宮
乎古人言曰一人向隅滿堂為之不樂今四方凶年民有愁
嘆又聞中宮幽廢何啻滿堂不樂乎願詔 皇后歸宮復其
位號杜絕非問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歡豈
不美哉陛下苟為邪臣所惑不行小人之議臣恐高宗王
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 聖神

慮焉 明道二年 十二月 上

上 仁宗論廢后 富弼

臣聞右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以上章諫廢后事貶睦州通判仍差人押出門臣不勝感激伏恐陛下行於倉卒未熟思慮輒敢冒天威犯斧鉞一陳愚懇惟陛下裁察之

皇后自居中宮不聞有過陛下忽然廢斥物議騰踊自

太祖太宗真宗撫國凡七十年未嘗有此陛下為人

子孫不能遵祖考之訓而遂有廢后之事治家而尚不以

道崇天下何仲淹為諫官所以極諫者其其職也陛下何

故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須急以招諫諍况仲淹所諫大

憊億萬人之心陛下又縱私忿不顧公議取笑四方臣甚

為陛下不取也昔莊憲臨朝陛下受制事體大弱而

莊憲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蓋賴一二忠臣救護使莊憲不

得縱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世實中臣之力也今陛下始

獲斬安遂之舊日忠臣羅織其罪而譴逐之陛下以萬乘

之尊設廢一婦人甚為小事然所損之體則極大也天廢后

謂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唐燕臣許敬宗李世勣諂佞之

辭陛下何日取法陛下必欲廢后但可不納所諫何必

加責以重已過今匹庶之家或出妻亦須告父母父母許然

後敢出之今陛下貴為天子莊憲山陵始里墳土未乾便

以色欲之心廢黜后氏而不言宗廟是不敬父母也今

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廢無罪之后一也遂忠臣二

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宜實痛惜之莊憲太后臨

崩劉德死日與大重諫曹修古等四人連名上言極

諫 莊憲大怒 陛下不得已遂取此四人然心甚惜其去
莊憲纔往 陛下立行召命優與恩獎復處憲省修古雖死
厚加贈典如此者蓋 陛下憐其忠鯁不避夫禍難爾今仲
淹所諫又甚於修古等所陳修古等追用而仲淹黜棄 陛
下何所見前後之異也况仲淹以忠直不撓 莊憲時論冬
仗事大正君臣之分 陛下以此自擢用之既居諫列或聞
累曾論使小大之事必諫無得有隱事 陛下欲聞過失
雖古先聖哲之主亦無以過此今仲淹聞過遂諫上副宣諭
之意而反及於禍是 陛下誘而陷之不知自今後何以使
臣雖日加宣諭諫臣以仲淹為戒必不信矣諫臣不諫大非
朝廷之福今日執事所為皆一司一局雖常才者皆能幹之

是易為也如仲淹者乃為臣之難能者也今幹一局者
皆坐取遷陟立居顯要而仲淹不惜性命為 陛下論事而
遠徙外郡臣恐百辟以此比身務為易者而不為難者也 陛
下一旦有難為之事不知何人為 陛下為之居諫官者務
要訂直乃號稱職依違者曠職今循默者已居顯要而訂直
者尚居散地苟如是不若廢諫官如不欲廢即循默者可黜
訂直者可用請 陛下急圖之今天下凶歉盜賊如麻國用
空虛人心惶擾茲雄勳此已有窺觴之心 陛下當憂憂揚
揚宵衣旰食日與臣寮講論安天下之計猶恐不及而不自
作弗請廢 嫡后遂諫臣使此醜聲聞於四方知 陛下不
納諫臣朝政不舉則勳雄益喜以謂中外皆歸重勢於其

有變事臣一念至此心寒骨顫此自然之兆固非臣之臆說

也陛下審思之則祭之廢后已行雖未能悔過臣願

陛下急且追還仲淹復其諫職減二過之一庶乎諫路不絕

朝綱復振使姦雄不能窺陛下淺深此社稷之慶也

十二月十一日時為習作監丞范仲淹到睦州謝表言廢后事臣

非聞中官滿動外議喧騰以某府德養之尊非小故可廢以

宗廟祭祀之上非大過不後初聞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

祈察誕告次聞降死之詔則臣相率伏闕異回上心議乃變

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捨壘粉之禍忤天威者

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蓋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

終福漢武帝以巫蠱事起遽廢陳后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

又巫蠱之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事者殺許后而立

其女霍氏之釁遽為赤族又成帝發許后呪詛之罪乃立飛

鸞姊妹姦甚於前六官嗣息不為屠害至哀帝時理之即皆

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文帝寵立號妃諸殺甄后後髮

塞口而葬終招反報之禍再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

儀有子而立既而推毀宗室成切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搖

寵深則易立也臣慮又幾微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

別宮暫選有年德夫人數負朝之勸導左右輔翼朕其惡悔

復于宮闈杜中外觀望之心今聖明然始之接仲淹當

日奏疏世無傳本故附見其表

上哲宗論瑤華之獄不當付閹宦之手

陳次升

臣伏覩詔書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迨從究驗

證左甚明而陛下斷以大義不牽私恩奉承兩宮慈訓

廢皇后孟氏為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命下之日士庶

惶惑謂后無可廢之罪而陛下廢之威相與為之豈嗟彈

指良可歎也蓋以所治之獄不經有司雖聞追驗證左而事

迹秘密朝臣猶不預聞上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后之廢

之事體至重非若臣下一言一書廢之遂之不足深恤自古

推鞠獄訟皆付外庭未有禁自治高下付閹宦之手陛下
下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寃濫為天下後
世譏笑臣欲乞陛下親選在廷侍從或學諫官公正無所
阿附之人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情如后之罪在所不
容雖廢之人自無言今事不經有司獄成闈定此天下人心
不能無疑也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施行紹聖三年九月上
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 哲宗乞追傳賢妃劉氏冊禮別選賢族

鄒浩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
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
以配天子安得不謹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

卷二一八

房賜

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有 仁祖故事不可

不遵用之耳蓋 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 仁祖

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

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 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

下萬世法也 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

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

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

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 仁祖故事存

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 仁

宗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

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必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

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為 國家不幸又見示景
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
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
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
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
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
陛下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措手足其為害可勝

道哉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觀 陛下天性仁孝追奉休列惟
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 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
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 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為五伯之
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 先帝之論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
講者乎此尤心議之所未喻也臣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
謂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固
不當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

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鐘英甲族故也
貴人之系貴馬援之女 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
貴妃事體尚然異矣若一貴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鐘英

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 孟氏罪廢之初用立 慈聖光
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哉 必欲以
此示天下天下果信之邪兼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宮慶妃嘗
隨駕以往是日雷乍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
而飛雹又自告天地 宗廟社稷以來陰霽不止以動人心
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 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
所以動天而致然者致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
可不留 聖慮平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
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傳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
臣雖至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取君不及堯
舜之臣况直可以為堯舜如 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

大正九年九月十一日

九

卷二十八

是以不敢愛身冒犯 天威圖報 陛下親自識拔天恩之
萬一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惟 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為
吝則萬世之下所以誦 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
上矣豈不美哉伏望 聖慈深賜照納不以一改命為甚難
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俾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
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為 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

元符元年九月十一日
時為翰林學士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八

國朝諸臣奏議集卷第二十九

帝繫門

嬪御

上 仁宗之序正宮掖

龐 籍

臣前月十一日曾上封奏為內侍贊從禮等傳美人尚氏教
旨令開封府放免工匠單慶等六人本行差違事特蒙聽
科斷韓從禮等及敕下諸司今後宮闈教習並不得施行中
外聞之孰不懽快有以見 陛下英斷實 九廟無疆之休
四海永安之福也臣愚更願 陛下使宮掖之間上下有序
不以恩寵陰啓禍階蠹耗金珠漸困國力通私謁以亂政縱
外親而干法上損 聖惠大紊朝綱實天下幸甚

景祐元年
四月上時

快婦

為開封
府判官

上 仁宗論宮禁五事

孫 沔

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麓姬文制寡而御邦周南歌關雎之德
仲尼刪詩著為三百篇之首魯史先經以紀元妃立明直書
為十二公之始易以風自火出為家人之象言號令之行乎
外由中正而明于內非嚴風火之威則難以正于家矣禮云
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
矣是知先聖懼昵情之為患而立法於將來者也恭以 皇
帝陛下仁深溥博明達照臨好善無厭從諫弗弗紹 三朝
之謨訓躬萬幾之憂勤盱食在念將二十年雖古之聖帝明
王致志行事無以過也今朝無專權之臣上無失道之事

而陰陽未和災繼未息法令不行恩威不著者豈治內之道
有所未至歟臣不欲迂闊引喻前古願以聞見五事而陳之
若必言獲罪臣之職也伏以中宮正位德配至尊治陰教為
天下母二妃九嬪世婦御妾上下分統無使僭差百世不易
之論也伏自景祐已來三黜寵闈兩犯宸宸蓋所起幽微不
勝因遇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退屏繼跡踰僭如舊苟不
建立嚴制竊恐漸生厲階昨見上元嘉節內庭出遊美人
人多不隨從飛蓋蔽景流車激霆各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
所觀此非所以示外而垂範者也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並
令修備禮節戒約奢侈常隨 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衛輒
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為宮師以佐內

則所冀上下有別而中外不惑矣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
尚書侍御司記典言一百二十人則為大備故 先朝之數
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于千二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盈
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二三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
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簿書知一歲之中所用何極非所以
示節儉也臣乞取索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
呈取進止若非游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
本家任從其便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此所以消幽
曠之氣而省財廩之費也竊以內侍之職最為親近宣傳國
命出納王言常行抑制尚或騰陵今遷秩不踰年賞賜無虛
日甲第連坊名園接畛玉帛盈於後房然竹聞於別院官尊

餘厚職重百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怒亢於寵榮臣欲乞御藥
依舊只用二宮御帶押班都知並乞選擇謹重公嚴勤畏舊
有心力者充三年一選官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嗣者令養蔭
一子則內無久貴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代之永制也竊
以勾陳九重華蓋萬葉垣直太紫庭儼雲龍非深嚴不為尊
非禁戒不為備闡入則抵罪設至則伏誅使內言不出於闈
外言不入於闈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今上之起是言語
衆無不知惟宿宴遊外無不傳內降斜封坦夷若道免刑要
賞響應如神皆由左右之人出入為地邇臣頗邪能伺動靜
迎合巧中率用斯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茲而忽變臣
欲乞應合入內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已上十五已下者諸

宮院子須限七十已上分定番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
內東門司專切點檢其暗祗候能優人及公主院擔子官各
放歸本營所有內道場乞今後斷絕此則整肅於宸庭足以
輝光於史牒竊以王者所須歲終不會此天下之財天子用
之有司不得而吝也其或出納不謹之費不節豈可容姦不
詰其敝今御寶憑由司內東門劄子取諸庫羣王金銀錢帛
一歲僅三百餘萬貫但有入內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
多不可悉記昨聞胥吏為取庫金三十兩抵法况御寶是中
禁所掌外人何計而詐得之竊恐前後妄用非此一吏也乞
差不干礙公幹有心力臣安小曾司將寶元後來無御寶憑由
及內東門劄子取左藏庫守金銀羣王金帛大數對簿帳及

謝恩表狀造作文曆并內殿庫亦自寶元後來內中又使金寶錢帛都數逐件磨勘即見無涯費用積久欺弊仍乞今後諸宮閣凡有取索出到憑田劄子先下內侍省都知入內覆奏然後置簿抄上番換通簽正牒下諸庫藏方得支官物不得直行取索或更別設關防節減用度亦經久之利也此五事者實政教之本源昇平之基業也中宮正則內宰之制行于六宮而寵嬖不犯於上矣宮禁嚴則中閭之事絕于衆口而朋黨不結于外矣宮人不減則用度不給怨曠以感陰陽之沴矣內侍不禁則威柄不一引薦以來邪佞之類矣御寶不嚴財貨不計則盜詐公取而無慮矣噫思能勝威昵可消正甘言令色遜于志先意希旨會其事仁愛浸深忍情難决

非至聖至明不可免也伏望皇帝陛下以公道制私情六日月之輝發雷靈之斷柔媚不干于聰明愛倖盡决于道義則何患天下之不洽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易曰揚于王庭剛決柔也傳曰棖也愆焉得剛非用天之剛健中止則於斷也難矣今吳賊侵軼西鄙攻守臣不敢進一策蓋儒者不知兵不可預言也若大臣盡心諸將用命恐亦未爲大患也夫手足之疾侵於皮膚積爲瘡痍發于指掌未有所損也心腹之疾迫於膏肓壅爲癰疽潰于頤目不可卒救也此五事措置得宜則有無窮之福此五事因循弗舉恐爲不測之慮履霜至于堅冰然火在於積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惟斷之在不疑行之恐不及動無失機間不容髮則百世之利萬方之幸

此皆陛下家事非人臣所得及也至於政教之綱紀未與
輔相之心德未同朋黨之邪正未分著位之材愚未辨進賢
難於起死去佞過於拔山法令撓於親恩賞及於濫豈不謂
根蘖於內而斤斧不施者乎若聖人一慮及此則庶事自正
其條例悉數之名俟聰明聽察其說異日為陛下言之也
臣素非博識惟盡愚誠不歷試於羣公不專攻於上德但慮
切直速怨貴權不能保身貽辜老母至於事君之心則無所
愧矣伏望乙夜之餘再賜詳察幸甚慶曆元年正月
上時
上 仁宗乞止絕宮人出入 孫沔

臣伏見芳林園南宅見安故後王靈輿至三月初三日方行
攢殯諸宮人辭慰禮已畢今見大內車蓋出入朝暮往還非

四之四四
二十九卷
五
史

全痛戚之情頗涉朋遊之便道途窺覘僕御喧譁益上繼欲
嚴呵宮人難於檢察誠為隱暗亦合防微伏恐姦細乘時駭
機竊發人之所怒事不可知伏諫陛下以苦切在中周思
不及臣叨司視聽須至達聞欲乞指揮故豫王本宮人在彼
祗候朝夕祭奠餘並止節勿令輒出深為利便慶曆元年
上 仁宗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

歐陽 脩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匹染院
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
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慕國似此勞人在費之事必不
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殿美

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類臣亦諫官每聞小有污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謹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寵尚氏楊氏余氏西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日何在况聞張氏李良家子昨自脩婉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日宮中取索頗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匹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眾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

四十九

二十九卷

六

三

為眾人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五月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踈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分踈遠皆可戒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踈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開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慮張氏計亦宜如此况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污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

裁損慶曆二年
明為知諫院

仁宗論女御以御寶旨制除才人

師道

臣聞禮以別情義以尊卑等之所難惟聰明睿哲

後能一近以宮人數多出入之無德事也然而事有繁

治亂之久而未經留意者臣敢為陛下言之竊聞

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曰制並為才人不日中書出詔

廷觀觀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選可矣女御何名而選

品秩豈高古有定貞唐制止十八而已 祖宗親宮

不過三三百人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宮

更有數數其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之選

不為之為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之選

取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法也且用度太

煩項項入廣一之俸月直中古百家之費時賜予不

在焉此言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之制

具於公之文 嘉祥四年六月

司馬光

臣聞土化之興始於闔門故詩 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

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負數 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

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 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

甚嚴近歲以來頗墮舊制內 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寔

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之使之 其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

軍營市井下俚婦女雜處其 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

為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慨今 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

嬪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 之時定立之度依約古禮

使後宮之人共為幾等有幾

若未定之時且虛其自數

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官宦

當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

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

得入宮傳之孫為萬世法

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

以為細事而忽之嘉祐八年

帝以天章閣
待制知諫院

上 神宗乞減放宮人

錢 頤

臣伏以歷代聖明之君臨御四

世之初必有其美之重以順

人情必竭至誠之心以感天意

陛下紹膺木質憂勤庶政

有弊必去聞善必行然猶陰陽

未和則災異數見聖聖化有所

不洽者邪臣竊伏思其一端臣

亦聞 仁宗及 英屬兩朝

之間是在官人尚多幽閉掖庭

並無然隔之思以汨和氣臣

四年

卷六十九

伏乞

陛下特軫宸衷沛然下詔法 祖宗開寶祥符之制

量數放出務令從便無曠時之 旨有遂性之樂上足以感天

意下足以順人情世土懿範莫 闕於此也 熙寧元年三月

上

神宗乞罷上閣之制

呂 誨

臣竊聞去年下詔實黃金數 萬而本宮址率六萬民慮怨

之又廣南新鑄監許置直珠 二小傳許將備宮中上閣用度

蓋愚者無知因其民之言造為端 愚謂 陛下春秋富盛梓禮

既除將通聲教漸廣遐逸此其 意豈有以知聰明睿智以

天下為心必不濫申於此爾然 謂之天下有道遠人不議

明盛一朝不當使民如是而議 亦豈有因不可不叫也

臣竊聞去年下詔實黃金數 萬而本宮址率六萬民慮怨

有班序十閣制且非古法也或云 仁廟晚年欲廣繼嗣設
言闈間遂成其事 英宗踐祚因循舊制真作無益害有益
也何則既名閣亦則異嬪御供具之外仍置官管幹增長事
勢動有踰節且禮之所設本防其漸作法於儉其敝猶奢今
日之為實繫聖慮而况 陛下尊奉 兩宮與 仁宗事體
不同且虞倖進之臣漸陳無益之計臣愚欲乞 陛下沉機
慮始臨事制宜俯畢三年之喪首罷十閣之制德音遂發人
心自悅矧復舉動之間使人窺伺莫及豈止成一時之盛美
將見垂萬世之休光區區之誠所願至矣 熙寧三年五月
時為右諫議大夫

御史
中丞

上 神宗乞於內人景氏

楊繪

熙寧
三年

二九卷一

元

定

臣竊聞內人景氏者曾在 仁宗朝為御侍後放出嫁許宗
賢近已聽離却召入內者臣竊以文武之政治於衽席家人
之道脩於近小而况已經從良豈可復塵於禁掖哉伏乞放
之於外以清物議 治平四年十月
上時知諫院

上 哲宗乞進德愛身

范祖禹

臣伏見 陛下嗣位以來端拱淵默專意學問臣侍經席於
今累年 陛下天縱主知聖德純茂接對臣下日月如一未
嘗小有差失此實上天眷祐 皇家保育生民 宗廟社稷
無疆之福也恭惟 太極皇帝肇造區夏樹風沐雨削平僭
亂以立子孫萬世之基傳之 太宗至于 真宗遂致太平
仁宗年十三即大位 章獻明肅太后受安定期家調護聖法

以四十二年之間德澤深結於民天下至今思慕不忘
宗自藩邸入繼大統四海之內同心愛戴先帝勵精求
治十歲嗣登大位當此之時人心慄慄憂危萬端幸賴太
皇太后保佑扶持勤濟艱難斥退凶邪登進忠良詔令所至
百姓歡呼鼓舞數年以來中外晏然北狄西戎無不從順此
皆太皇太后之德也臣不知陛下將何以報之臣竊思
陛下所以報之惟在於進德愛身而已陛下進德則為太
平高世之主光顯祖宗之烈發揚文母之訓使天下之
人皆欣然曰祖宗之德太皇太后之力如此則豈惟皇
天祖宗饗佑陛下太皇太后亦不虛勤勞矣陛下愛

身則無疾疢不貽太皇太后之憂子夏問孝孔子曰父母
唯其疾之憂夫父母之憂莫切於子孫之有疾疢他日陛
下有子當自知之陛下若不進德不愛身雖極四海九州
之養亦未足為孝也臣自今秋聞外人言陛下於後宮已
有所近幸臣初聞之不以為信數月以來傳者益多或云已
有懷娠將誕育者言之所起必有其端臣誠至愚不能不惑
故敢先事懇切言之陛下內承慈訓外勤聖學方當祇畏
以事天地誠孝以奉宗廟思夫聖之勤勞念帝業之艱難
四方之人無不延頸舉踵注目傾耳觀聽陛下德業之光
者譽之隆以想望太平陛下可不謹哉今陛下未建中
而先近幸在色伐性傷於大早年少之時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先傷伐根本則損壽考之福故君子戒之 陛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歲猶十三歲也豈近女色之時乎 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 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為億兆之人父母豈可不愛惜聖躬哉孟子曰事孰為大守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守身所以事親也愛身所以愛天下也 陛下上有 大皇太后皇太后休戚皆繫於 陛下之一身豈可不愛惜聖體哉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未有不先愛身而可以進道者也陛下方鄉學問躬儒術欲為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昔 文帝年十五六講學東宮一言一動天下傳之是以多才多藝羣臣莫及今 陛

下聖學天下未有所聞而先以嗜慾聞於天下此臣之所甚憂也 陛下有上聖之性必行上聖之事有上聖之位必求上聖之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今羣臣之心萬民之情正望朝廷如天聖以來所履 陛下法則 仁宗而已 祖宗天下百三二十年如寶聖聖之無以 陛下行純德備如美玉之無瑕臣竊為 陛下寶之 陛下愛之重之 陛下豈可不愛惜聖體哉臣聞 仁宗未納皇后以前未嘗近幸後宮是以氣體康實在位最久臣今觀 陛下氣怯恐不能如 仁宗少時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前世人君多所經歷乃能周知天下之情今 陛下生長深宮深居簡牘難未知也人之情偽未見也國家政事未習也六經聖人之言未盡讀也前世興亡之

戒未盡闕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何所不闕聖慮豈可不愛
惜聖體哉古人有言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諫
臣杜口 陛下春秋鼎盛方當崇經術邇端士崇尚素朴屏
去紛華不宜先留意女色使天下失望以啓小人之心何則
陛下如好德則賢人皆動其心欲助 陛下之德而圖天下
治安故於 陛下有益 陛下如好色則小人皆動其心欲
奉 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故於 陛下有損賢人進則
治小人進則亂不可不謹也 陛下於此二者將何擇焉昔
漢成帝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其後逸欲無節終爲漢室昏
亂之主漢之基業由成帝而壞豈可不謹其細哉唐太宗欲
納鄭仁基女魏證諫而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

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沒李孝本女入宮魏謩
諫即出之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於無
過之地使天下莫得而非議也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亦
莫切於愛君之身臣濫備勸講以輔導聖德爲職懷此憂慮
已二三年不能言於未然致 陛下已有聲聽流聞於外此
臣之罪也臣今若不言他日 陛下或專意聲色網羅壞亂
政事荒僻使天下以 陛下爲逸欲之主則臣之罪豈勝其
責雖悔恨萬狀何所及哉伏望 陛下察臣之言專精一意
勉強學問日新德業無時逸豫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
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服用則思儉養民則思仁使人則思
怨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飢當衣則思天下

之寒 陛下每慮及此而思學不已則將以道德為羈
義為美豈聲色之可致哉唯 陛下抑情制欲以愛養聖體
為先則動植之類無不蒙福生靈幸甚臣不勝拳拳愛君之
心元祐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時為給事中侍講

上 宣仁皇后之保護聖體

范祖禹

臣伏見 陛下臨御天下十有五年昧爽聽朝親斷萬事所
以勞心竭力者凡皆為 祖宗社稷億兆人民將以太平天
下付之皇帝也臣愚竊謂 陛下憂勤天下之事必先憂天
下之本愛養四方之民必先愛一人之身夫一人之身天下之
本也孟子曰天丁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
安危繫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

聖訓

二九卷

三

全

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
正心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遠之計慮也 陛下內保佑聖
躬調護起居外成就善德勸進學問前此未嘗聞有纖毫之
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藉藉皆謂 皇帝已近女色後
宮將有就館者有譏聞之無不寒心 皇帝今年十四其實
猶十三威尊千金之家有十二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
況於尊乘之主乎 陛下愛一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
之道也譬言如美木方長正當以植培壅以待其蔽日交雲若
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 馬光言 章獻明肅太后保
護 仁宗皇帝最為有法自即位以後未納 皇后以前
仁宗居處不離 章獻明肅太后

章獻於仁宗此功最大臣考之四史仁宗在乳褓章
獻使章惠太后護視章獻臨朝仁宗起居飲食章
惠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動備然則章惠保護
仁宗乃章獻太后之意今陛下臨朝日有萬幾至於左
右護視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若未能如章惠
則陛下豈得不留聖意也陛下以朝事責宰相以邊事
責將帥人君闕失羣臣邪正責歸官御史皇帝學問責講
讀官若朝事不治宰相之罪也邊鄙不寧將帥之罪也人君
闕失不知羣臣邪正不分諫官御史之罪也皇帝學問不
進臣等之罪也至於皇帝早初起居之節嗜欲之際此取
切身之事豈可無任其責者乎陛下博覽史冊洞知古今
古之帝王何嘗不以女色損壽之禍悔於太早敗於無
節耳思之至此可為切骨之戒所以不遺諫戮為陛下
言之伏望陛下與皇太后一覽詳論此事有損聖德不
益聖體宜戒敕保傅令以章惠為法令聖心已有所知雖
不能防於未形猶可以止其將來俟中宮既建然後漸廣繼
嗣之路則陛下亦可以不勞聖慮矣今若不知止節女色
爭進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至陛下雖欲悔之豈可
及乎臣竊觀皇帝天質純粹有上聖之資年益長則宜德
益進方當為學以養聖功天下之望以望輝光之新傾耳以
聽名譽之隆聰明之開發睿智之宗遠皆繫於十五六之時
不可失也陛下必欲皇帝氣

無疆之福莫切於今日矣不宜先以好色聞於天下失衆庶之望臣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惟陛下深思遠慮察臣狂瞽之言元祐四年二月上

同上

范祖禹

臣於今日二十七日至門下省見宰臣呂大防諭臣二十四日面奏聖旨兩諫議并臣所言及後宮御幸無此事若臣等所聞外議皆是虛傳陛下恕臣狂愚不賜誅責復蒙宣諭令臣具委臣且喜且懼不能自勝實天下幸甚然臣所言

皇帝進德愛身所宜常以為戒太皇太后保護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也臣竊惟皇帝有上聖之資方養德鄉學涵育仁義臣

伏聞元祐四年

三月二十九日

十五

入

侍經左右而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存形迹不知已心諱發於誠心愛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慮及其已然則又無及雖言無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聞虛言以為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亦被其福臣家甯有罪戾無任恐懼喜幸之至伏緣聖旨令大防諭臣合具奏知元祐四年二月上

上 哲宗再論進德愛身

劉安世

臣伏自前月末聞聖旨權罷講筵是時近與龍節意謂將有燕饗是以暫輟適災之幸用施慶禮今復半月別無政事亦非有前歲大雪苦寒之故而罷之臣又不得望見清光固已疑之矣迺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竊謂陛下富於

春秋尚未納后紛華盛麗之好必不能動蕩淵衷雖聞私議未嘗輒信近日傳者益衆考之頗有實狀臣忝備言職當諫其漸次惟 皇帝陛下天賜睿聖纂承大業 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佑備至覆載之內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言之言乃謂 陛下稍踈先王之經典寔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德音者堯之受命惟以天下爲憂而不敢以位爲樂成湯不遜聲色不殖貨利者之方冊萬世稱誦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 太皇太后不可以不勸伏望 聖慈爲宗廟社稷之大計清間之燕頰御經帷仍引近臣與之論議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所可戒天下幸甚

大正七年七月十九日

奏款二二共

一六

同前 係第二狀

劉 安世

至今月二十七日給事中范祖禹至本廳密傳宰臣呂大防所聞德音諭臣所論後宮事實未嘗有者稽首承命感抃交集臣歷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爲累至於近之太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真源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爲寒心且世俗之間粗有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爲嗣續之託而况 國朝百二十年之太平 六聖憂勤積累世之基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臣誤蒙聖恩擢實諫列使 陛下日新之德未有以大著於四海而親近女寵之謗先播於衆口臣雖愚暗亦深憂之所以不避譴訶先事進戒若 陛下實未嘗爲則臣之所言猶

不失諫官之職若陛下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為後時
雖不敢逃曠官之誅顧已何補於事惟冀陛下愛身進德
留意學問清心寡慾增厚福基臣不勝惓惓愛君之至

十二月上午時為
左諫議大夫

上 哲宗論內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
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
而上壽兮弄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
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
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
謁已非與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

卷之十一

奏議

十七

文

尾之間平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
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
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
取問隨行合干幹當人施行

元祐七年南郊以兵部尚書
為鹵簿使上此奏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九

帝以明

皇太子止

上 真宗乞早建儲闈

田錫

臣竊觀唐憲宗即位次元元和四年冬十月御宣政樓冊皇太子又按李絳論事集元和二年翰林學士李絳等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太子以副已設百司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 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矣而儲闈未建典冊不行是開窺覲之端垂重謹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憲宗依所請下制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臣

一

一

六

今陛下自纂承大位改元以來五年于茲矣儲闈未建典冊不行豈不慮窺覲之端豈不思重謹之義宜速以宗社永寧為圖也 咸平元年上明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 仁宗乞選擇宗親試以職務

張述

臣聞漆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倚檻而嘆臣位於朝二十五年而區區之慮不蚤為 陛下建長世之策是漆室之不若也臣實憂之有生之命繫於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為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况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願 太祖皇帝享年億萬者而拱天禧之臣子其心亦莫不若此然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昊陰陽之數有俊有章氣至而回極而變理之必然者也

藝祖以神器付 太宗太宗以傳 真宗真宗以傳 陛下
陛下承 三聖之業傳之于千萬年斯為孝矣而春秋四十
四 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憂也
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決非孝也羣臣知此矣而以避諱
不言非忠也 陛下享天下之貴而不自忘有天下之富而
不自侈過成康文景遠矣謂宜默祈天地獄瀆分寵六宮用
均愛施或未之獲則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
務徧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 皇祐五年上時
為六宮博學士

同前 係第二狀

張述

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為日君象也二明相
繼其能久照東昇西沒一晝一夜數之常也 陛下御天下

皇祐五年上時 為六宮博學士

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為慮臣誠疑之夫嗣
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倉猝
則或官出今或官官主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
莫聞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不為計豈
不危哉 皇祐五年上時

上 仁宗乞參考祖宗故事以定大計 范鎮

臣伏惟 陛下 置諫官者為 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
宗廟社稷計事 陛下者是不知諫官之任也 陛下不以
臣愚任之諫官臣敢不以 宗廟社稷計獻于 陛下乎二
月甲寅傳契丹使來請和此河此之人籍籍紛紛皆謂
陛下才不兼時者言曰 陛下為宗廟社稷計以廢孝為廢孝而廢

此疾 陛下所謂 宗廟社稷計以憂且勞者得非皇嗣未
立乎是時中外皇皇莫知其為而 陛下以宗廟社稷為念
足 陛下之計慮至深且明也今 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
政願推向者之言而終行其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
不決惟審與決而 宗廟社稷之計定矣方今 祖宗後裔
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 陛下擇其尤賢者優其禮數試
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察天下人心異時設官置嗣後遣
還邸則 真宗皇帝時故事是也初周王殷覺 真宗皇帝
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 之大慮也 太祖皇帝捨其子
而立 太宗皇帝者天下 一大公也伏惟 陛下觀
太祖皇帝之公心也 真宗皇帝時故事斷于 聖心以辛

嘉祐元年五月 上時知諫院 同前 係第四狀 范鎮

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昔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
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然於事死今之世以累
陛下之明伏惟赦臣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 宗廟社稷
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 賜乃天下之心也不勝區區之愚

臣聞傳曰決者智之君需者事之賊蓋言有所需待而決則

於事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曰再思可矣問者再思

之惑也孔子之所一與也臣近奏乞參考 祖宗故事選

宗室子禮復其禮數以極天下人心故有聖嗣復遣還邸此是

非之至辨而無可感登有及今月餘不決故天雨而不止雲陰而不解此是應也 陛下方不豫時尚不忘 宗廟社稷之計而形於言今已平心改背忘而不行之耶必不然也臣恐大

臣不為 陛下推明之爾 陛下恭事 宗廟仁覆海內上

天之報必生聖嗣臣今所請乃 祖宗時故事以權係天下

人心者何感而不為之于伏惟上觀天意又雨之變速加處定以示中外臣不勝大願 嘉祐元年

仁宗論天下之本貴於前定

趙抃

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無權宜天下之能事不可失機會至

於去禍以歸福却亂以成治故云以圖存轉危以置安者用

權宜適機會也尚者伏觀 陛下聖體偶一涉豫中外人心

莫不動搖賴 宗廟社稷 降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

福宸躬宜康然猶上有譴訾之文定無虛月下有妖言之俗

至于再三天其或者豈非以 陛下皇嗣未立之心未有所

係垂厭祥異明白丁寧警誡 陛下意欲一陛下深慮遠圖

亟事所為而然也權宜也機會也今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

萬邦以正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叔孫通以謂天下之本

柰何以天下為戲韓愈亦言前定可以守法不至則定則爭且

亂臣不勝大願願 陛下心所以善講見妖言之警誠思所

以出 三聖百載之基業 所以安中外臣愚之憂感思所

以破為雄陰賊之窺制斷 義發美意 賢聖書之第

以破為雄陰賊之窺制斷 義發美意 賢聖書之第

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 陛下示天下以至公而擇焉伏
惟 陛下春秋富盛福壽之洪一旦皇子慶誕少陽位正儲
貳事體何損權宜方今施之且適機會轉禍亂危亡將然之
勢為福治安存無疆之基豈不盛哉豈不休哉臣職有言責
計無家為戴 陛下之恩極泰山之重顧愚臣之命等鴻毛
之輕儻一毫有益於朝廷則萬死甘從於鼎鑊千冒

旒冕臣無任納忠待罪激 屏營之至

嘉祐元年六月十一日
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 仁宗乞謹擇 貳或典宿衛尹京邑以鎮安人

心 司馬 光

臣竊以人臣之進言捨其忠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益寡
人君之聽納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明主不

知言 二十一卷 五 邪聖

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源忠臣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安危
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之美也臣竊見 陛下自首春以
來聖體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恟恟憂懼
若蹈冰炭間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為訛言以相警動
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耶
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
根本未定則衆心不安也嘗 誼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
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 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
有孝景以為之太子中外以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
處於今日當云何哉 陛下好學多聞博覽經史試以前古
文事質之治亂安危之幾 尊不由繼嗣哉得其人則治不

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故然如
日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於朝暮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
陛下晏然不以為憂羣臣愛身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踈賤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伏惟 陛下
哀而察之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資猶擇親戚可信任者
使謹守之况天下之大乎三代之至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
之祚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力族以為藩輔乎使親者猶
不可信則踈者庸足恃乎臣竊懼陛下天性純孝旅古無
倫事無大小關於 祖宗者未嘗日不勤身者體小心翼翼以
奉承之况所受 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為之深思
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

聖訓 卷之六

子之孝非若衆庶之於養親而已蓋將謹守前人之業而傳
於無窮然後為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
于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
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
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 罪臣之狂瞽也今 陛下
所以奉事 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此未留 睿慮豈不大
議則曷時純孝巍巍之德皆無餘矣此天下新聖為 陛下
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 宗無子則同宗為之後而之
後者為之子也故為人後者事其親如父所以直尊
而親親也伏惟 祖宗受天明大甲功德在人未支百世之
子億萬 陛下未有聖嗣人心百變危伏望 陛下深

宗之艱難其業之闕美神器之大寶蒼生之重望勿聽苟且
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擇宗室之中聰
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
藩服儻 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與宿衛或尹京
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實共
賴 陛下聖明之德况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齊
湣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
以魯國有難則身必與焉故也况臣食 陛下之祿立 陛
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之府比於湣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
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嘿不言誠知言責不在臣
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 陛下采而聽之則臣

四十三

卷三十

七

馬

於國家譬如螻蟻而為 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
民之命臣榮多矣願 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狷而
忽之試以臣言自為聖意延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僅以為非
臣請伏妄言之誅儻以為是願 陛下決志而速行之焚臣
此奏勿以示外足以明臣非敢徼異辜矐之幸也虞書曰敕
天之命惟時惟幾 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為安變亂為治易
於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 陛下之純孝者
則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 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
瀆之誠干冒 冕旒伏地待罪

嘉祐元年六月三日時以
集賢校理通判并州

七

仁宗乞歷選宜為嗣者

龐籍

臣伏以中外之任各有分局職外陳事皆為出位在臣則不

然早自寒儒偶升朝序荷陛下千世之遇實千侍從付之
權任遂登樞府逮冠台司臣之惟思進無他路凡在恩擢莫
非帝力今身已頽備猶居一方上將之位則國家大事敢以
守屏自外忍默不言上負大恩慙責重矣恭惟陛下至聖
臨御三紀日謹一日德全業大憂勤機務焦勞夙夜今春之
初偶嬰微疹萬方臣庶心如焚灼祈禱穹昊異集福聖躬夫
地降休廟社垂慶藥劑有喜豈臻平復壽康之求人神有
賴然臣今昧萬死而思有所陳者蓋以陛下儲嗣未立宮
坊虛位誠願陛下深思一宗統緒之重下察臣民系望
之艱發日之明親加精慮歷選宗室宜為嗣者速決聖斷制
命一出四海懽抃天序既定羣心大安如此則陛下增基

四五五六
小二五

卷三十一

八

序

業之固奉宗廟之孝無大於此也至如天禧之時先帝
違豫溥率之誠雖懷憂戚而中外帖然安心者以陛下在
東宮故也此理昭昭於耳目矣伏見唐世方鎮之臣上議諸
宮者數人當時不以為非而並蒙采納遂得福歸至室况臣
感主之深愛君之切苟一益國而死愈於負國而生所以冒
重禍而不疑不悔也且一年垂七十逼於休退固無他希冀
惟陛下保萬世之業蒙無窮之幸乃臣之大願矣瀝血上
控祈賜裁擇不勝一摺誠待罪之至一嘉祐元年上時以觀文殿學
士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

上 仁宗

泗水以乞速定副武之位一係第六狀

范鎮

臣伏見天下

災異者且有十數都城大水天雨不止所

謂水不潤下也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陛下恭事天地神祇肅祗 祖宗山川之祀罔不秩舉至於號令必順天時也非廢祭祀也非不禱祠也然而上天出此變者曉諭 陛下以簡 宗廟乎 陛下即位以來虛副貳之位二十五年矣臣近奏罪宗子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以係天下人心竅有聖嗣復漕邊邸及今兩月餘不行正謂簡 宗廟也此變所以發也伏惟 陛下深念 宗廟之重必有副貳以臣前所上書降付執政大臣速為裁定以塞天變 嘉祐元年六月 上時知諫院

同前

李入臨

臣竊以比來大雨入都明以壞廬舍溺人民 祖宗以來未之

大四册二 小九

奏議三十卷

九

有也謹按漢書五行志曰簡宗祀不禱祠則水不潤下今朝廷祭祀非不恭時享非不至而反謂簡慢者何皇嗣未立主鬯有闕故也夫水萬物之本太子天下之本今天下之根本未立上天深示災變伏望 陛下鑒公之戒早擇儲嗣以前定天下之心古者天子即位必有儲副以受宗廟易曰王禘者長子又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是天子必有儲副而天下獲安今儲副未定祭祀幾廢故天之示變深切著明也伏乞 陛下無逆天時為社稷蒼生留意焉臣之朴忠憂國大計昧死以聞 嘉祐元年上時 為秘閣校理

上

仁宗乙立太祖太宗之曾孫

吳奎

臣聞王者以社稷為本宗廟為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有主

今陛下在位三十四年而嗣續未立天地 祖宗開發聖
意不然何故 陛下無大過朝廷無甚失輒降如此之災異
乎在禮 太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漢成之於哀帝孝和
之於安帝皆兄弟之子也若以昭穆言之則 太祖 太宗
之曾孫以近親言之則 太宗之曾孫 陛下所宜建立用
繫四海之心者也 陛下春秋猶盛竊有皇子則退所為後者
頗優其禮於宗室臣子之心誰曰不然 陛下勿聽陰邪巧
計以誤大事假如倉卒之際柄有所歸致社稷宗廟不血食
書之史冊為萬世憤臣不願 陛下以聖明之資當危亡之
比也此事不宜優游願速裁定之不速必有姦人陰賊其
間然亦不獨 陛下之過輔弼之臣未聞力至致宗祀無本
此嘉祐初元年上時知制誥

楊十三

奏議三十七

十一

聖

上 仁宗論根本未建

係第二狀

司馬光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輒以瞽言干犯 聖聽伏地傾耳以俟
明詔于今月餘一無所聞 陛下寬仁不加誅於狂愚之臣
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人品猥細言語訥訥不能發明
國家安施大體致 陛下輕而棄之此皆臣之罪也雖然臣
性誠愚位誠賤而意誠忠語誠切願 陛下不以人之愚賤
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於 宗廟社稷之至計則天下幸
甚竊以國家者政有小大事有緩急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
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汎溢是大不然彼

水災所傷不過汚下及濱河之民若積雨既止有司少疏而
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穀帛
窘乏是又不然才以四海之富治平之久若養之有道用之
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能為國家之患哉
又曰然則在於戎狄侵盜是又不然夫戎狄侵盜不過能驚
擾邊鄙之民若御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為
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當今最急最急之患在於本根未建
衆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憂彼三者是捨其肺腑而救其四
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
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猶無益也况復細於彼三事者烏
足道哉今 陛下聖體雖安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
者 陛下不以此事早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居儲副之位內
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狂妄之人出於意外喧
譁驚衆雖知萬全無慮然亦豈可不過為之防哉臣竊意
陛下聖智聰明洞照安危策慮已定而尚密之未欲宣示於
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扶耳而
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而密哉若以儲副
體大非造次可定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
足以遏禍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日失
一日貴在及時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為汲汲朝夕所議大抵
皆目前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
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日夜區區寢不能安食不能飽

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伏望陛下察其愚衷特賜
詳擇臣前日所言一裁內事理稍有可施行者乞決計而
速行之以安天下嘉祐元年八月之心然後理臣僭妄建言之罪不敢
辭也上時通判并州

上仁宗論事出主兵乞速定大議行第七狀

范鎮

臣伏見五月二十四日昏時二星相繼西流一出天江一出
天市出天江者主大水出天市者主散財當是時朝廷不知
觀天之變以圖道復又不為防以備其災纔及一月而都城
大水居民室廬及軍營溝洫壞者不知幾十萬區大變之虛
發也如此近日以來彗星出東方彗主七星其色正白七星

四星主急兵白色亦主兵天意若吉陛下恐有急兵至欲陛下

與大臣相救微懼以求消復之術不可晏然復如前日也

陛下自正月不豫至今二百餘日既已平復然羣臣稀得
進者不與語天下大計天下之人其心皇皇所以感動上
天之變也方此時豈無乘間觀釁為盜賊如大水之入都

城者乎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納諫為德以畏天為心至

論議未嘗不虛懷開納今乃宗廟社稷之至計反

拒諫而不用違天而不戒乎臣職當言不敢愛死默默以負

陛下陛下以臣言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

以臣言為不然乞加臣萬死之罪何者陛下素有納諫之

美因臣言疏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更不敢復奉朝請謹

閉門以待萬死之罪嘉祐元年八月

同前 係第九卷

范鎮

臣伏見天禧三年六月彗星見未幾而冊 陛下為皇太子
方是時 真宗皇帝只有 陛下一人天下人心以有所係
然 真宗皇帝遽立 陛下為皇太子者欲預定其分以塞
覬覦之路也非私於 陛下也為 宗廟社稷之計與天譴
之變皆當然也今 陛下未有皇嗣天下人心無有所係故
天初見流星繼以大水告 陛下以簡 宗廟之罰 陛下
君臣不知覺悟故天出彗以告 陛下而 陛下君臣晏然
復如前時此臣當言之責所以恐懼而待罪也初流星示變
時大臣豈意必有大水乎及大水入都城大臣親領徒役以

大四二

奏議三十卷

十一

期

擇水患今大水已定而不知致大水之本本由簡 宗廟而
不為 宗廟計故天又出彗也彗之變主急兵大臣又不知
先定大計以備兵變及兵如水之至而後親捍之雖勤勞如
捍水之時亦無益矣 陛下為民父母視民有厭溺之患又
忍使遭戮辱之禍而不為 宗廟社稷計以答天譴乎嘉祐
元年八月上

上 仁宗乞早定至策

係第三卷

司馬 光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曾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
而用之蓋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朝
以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高遠之意若臣所言非耶當
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耶亦謂聖心不宜棄忽豈可直

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若授羽毛於滄海之中杳然莫知其
所之豈踈遠所望哉臣不勝憤滿敢復剖析肝膽陳布以聞
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謀之未遠是
用大諫凡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忌諱不於治安之時
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
策所載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
遜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
慶未聞人主以爲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
嗣者羣臣莫敢發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
振殊不知本強則枝基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
足以爲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知識忠

孝

卷之三十一

一四

忠

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無此爲急而各畏
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敢愛犬馬之軀爲陛下言之
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恩而聽察之耶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迄
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年其間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寢
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而已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四
海內平外順上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
傳不識戰鬪蓋自上世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
臣竊見國家於州縣倉庫斛糧尺帛未嘗不嚴固尚鑄擇人
而守之况如是融明闕蒞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可任者
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爲陛下重惜者
也陛下當此之時如意外不虞決至策以固萬世不拔

之基獨不念 太祖 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之
衣肝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遑遑起則
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為治
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矓芻蕘
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
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 國家雖有迫切
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 此其為害豈不
深乎况臣食 陛下之祿於今三世先臣以廉直恬退特為
陛下所知擢自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重子子孫孫何時敢
忘而又 陛下邇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

知十七 奏以二十卷 十五 仇

獨何人身逢盛際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
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 陛下臣父也安有為人之子見
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 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為私其一
身不惜少頃之間取臣前後所奏略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
可施行者乞以 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渙
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眾庶悅於下而
嘉實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
夫時若難得而易失惟 陛下早留神詳察 嘉祐元年九月
上 仁宗詳侍御史知雜事乞定大議 係第二十一卷

臣待罪中蒙除知雜御史七降聖旨臣雖其愚知 必

以臣言為是然久而不知決者竊恐左右近習以為陛下
已安不用為此以惑陛下是皆佞邪無識之人不可不察
古人所謂小人愛人以姑息者正謂此輩臣愚謂陛下既
安尤當為之以答天意天意報貺必蒙子孫無疆之慶此天
人相與之際必然之理願陛下黜小人姑息之淺見察臣
之至言則大臣不敢畏避必能盡力輔佐陛下以為宗廟
之計臣前後上章凡十九次竊恐留中大臣不盡得見今具
錄進呈乞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議有異議者乞與臣廷
辨謂臣不欺即乞明加臣罪解臣言責臣之至情盡在於此
貼黃臣竊聞臣所上文字只降中書而樞密院絕不與議
伏緣茲事艱大乞以臣前後所上章疏降付中書樞密院

令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平章

鎮至和三年五月初奏議至嘉祐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竟等言職不就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一

